

“大崖口岩画”
局部(刘恩元、徐美陵、姜清临摹)

贵州岩画,缘何马匹众多

贵州是个大山区,喀斯特地貌遍布全省各地,为古人在崖壁上创作书画作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。贵州岩画马匹众多,充分反映出古代贵州曾一度是重要的养马基地,贵州各族人民与马匹有着割舍不掉的深厚感情。贵州高原的“马文化”,是“多彩贵州”的重要组成部分,同时也是“茶马互市”的重要区域,已被划为“茶马古道”的保护范围,相关文物也受到了国家的有效保护。

开阳有处画马崖

人称“贵阳母亲河”的南明河,流经开阳境内的河段称清水江。在高寨苗族布依族乡顶坝村东北清水江西岸崖壁上,有处“画马崖”。分为两幅,一幅在“小崖口”,一幅在“大崖口”,共画人、马、树、洞、仙鹤、小鸟、太阳、星星、山路、乌云等图像150多个。悉以赭色涂绘,图像大小有别。通观两幅画面,人、马几乎朝同一方向行进,似乎表示人们在旭日东升之际,或骑着马,或牵着马,或赶着马,前往同一地点。途经曲折山路,时而穿越山洞。到达目的地时,有人迎接,继而围成圆圈,携手集体跳舞,气氛十分热烈。其地素为苗族聚居区,岩画描绘的可能是民族节日的活动场面,或乡村赶场交流物资。总之,与村民的精神生活、物质生活有关,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岩画是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

贵州岩画在全省多有分布,迄今已发现六枝“桃花洞岩画”、兴义“猫猫洞岩画”、安龙“七星洞岩画”、关岭“马马崖岩画”和“牛角井岩画”、开阳“画马崖岩画”、贞丰“七马崖岩画”和“红岩脚岩画”、紫云“打鼓洞岩画”、长顺“龙家院岩画”和“狮子山岩画”、册亨“郭家洞岩画”、镇宁“乐纪村岩画”、丹寨“银子洞岩画”、息烽“大塘口岩画”、花溪“金山洞岩画”、西秀“画马岩岩画”、龙里“巫山岩画”等数十处。

其实,贵州岩画是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。

人类最早住在山洞里,长期以狩猎为生。六枝“桃花洞岩画”绘有围猎场面。洞高约5米,宽约15米,进深约10米,洞内面积约150平方米,于1983年被发现并试掘,出土古人类用火痕迹、炭屑、烧石和烧骨。文化层厚1.5米,分早晚两期。早期文化层出土人股骨1段,属晚期智人,称“桃花洞人”。石制品240余件,有石核、石片、石锤、石砧、砍砸器、刮削器、尖状器等;骨制品有骨锥、穿孔蚌和螺蛳壳等数件;动物化石有大熊猫、巨獭等15种,属旧石器时代晚期。晚期文化层出土石斧6件,陶片20余块,火候较高,属新石器时代。桃花洞原名“逃荒洞”,曾为逃荒者栖息之所,但在遥远的古代,却是原始人类避风避雨的“家”。岩画分布于洞口崖壁上,以赭色涂绘人、鸟、兽等图像。从人物动作及鸟、兽的位置分析,似为一幅围猎图。

贞丰“红岩脚岩画”崖高100多米,宽300多米,岩画分布在高10余米、宽50余米的崖壁上。大多以赭色涂绘,有猪、鹿、人、手等图形,迄今隐约可见图像数十幅。岩画上的猪颇像野猪,作仓皇逃跑状。鹿身上,有的画有斑点,有的只画



「马马崖岩画」



「红洞岩画」群马图

头部和鹿角。人为涂绘,作奔跑状;有的只画手掌和手指,五指及手掌轮廓为赭色。纵观整幅画面,似为一幅围猎图。

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,人们过着游牧不定的放牧生活,关岭“马马崖岩画”对此有生动的描绘。画面离地4米许,赭色涂绘人、马、狗、鸟、人牵马、人骑马及不明含义的图像40多个。大者高0.4米,宽0.49米;小者高0.09米,宽0.07米。现仍明显可见八个人、四匹马、一条狗、一只鸟,以及其他一些图像。通观整个画面,似为一幅放牧图:年轻力壮的牧民跃马扬鞭,奔跑在前,在其身后,群马紧跟。男孩追随大人外出放牧,情态欢跃。妇女留在住地,不能上山的女童,陪伴家人,作舞蹈状。

贵州各族人民的祖先,早已从事农业生产。古代农耕情形在长顺“红洞岩画”上清晰可见。洞口向南,离地2米许。赭色涂绘马匹、太阳、田园、人骑马、人牵马、人扛犁及其他农具等图像70余幅。大者高约0.5米,宽0.3米;小者高约0.3米,宽0.1米。最大特点是画有太阳、田园、人扛犁和其他农具等。人物头戴斗笠,农夫肩扛农具,四周大片田园,显然是古代农耕图。

在山路崎岖的贵州高原上,驮马向为主要交通工具。“七马图”正是山区常见的运输场面。黑线白描,画马7匹,朝

同一方向奋力攀登。马背上均有货架,十分接近现实生活,应当称为“马帮运输图”。

贵州系列岩画,除反映社会生产外,还反映社会生活、精神生活。开阳“画马崖岩画”,堪称民族风情的历史画卷。

贵州岩画何以马儿多

贵州岩画,马匹最多,故有“马马崖”“画马崖”“七马图”等称谓。

何以马匹最为多见?这与家畜饲养习俗有关,而饲养习俗则是由自然环境和社会需要决定的。

贵州是个大山区,交通不便,运输困难,离不开马。贵州出产的山地马,既可代步,又可载物,是理想的交通运输工具。贵州盛产小型马,头小,颈长,身躯短,四肢长,只有这种体型的山地马,才能适合崎岖山地的需要。贵州岩画上的马,个体都非常小,堪称真实写照。

贵州岩画上的马,大多画于宋、明时代,这与当时大量需要军马有关。宋、明时代,中央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金、元政权

交战,从北方取得战马几无可能,只得依靠西南等地。据《明实录》记载,从洪武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(1384年8月8日),至永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(1404年3月5日),20年时间,朝廷从今贵州西部等地“市马”“易马”和获得“进马”“贡马”共42679匹。从永乐元年十一月初八(1403年11月12日)至永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(1404年3月5日),3个多月时间,镇守西南的封疆大吏“镇远侯”顾成,两次派人向朝廷进贡马匹,并受朝廷之命在贵州买骏马2000匹。

当时的贵州马,主要出自黔西北民族地区。明代初年,在今贵州设置贵州宣慰使司、播州宣慰使司、思州宣慰使司、思南宣慰使司等土司。据载,贵州马主要来自贵州宣慰使司。贵州宣慰使司有时又称水西宣慰使司。“水西”指的是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广大地区,今黔西、大方、毕节、威宁一带。从“诏户部以锦布往贵州,命宣慰霭翠(按即奢香丈夫)易马,得马一千三百匹”“宣宁侯曹泰自贵州水西市马还,得马五百匹”“贵州水西土官霭晖等进马,诏赐钞三百四十锭”“贵州宣慰使安卜葩,普安安抚使慈长,乌撒、乌蒙、东川、芒部军民府诸土官卜穆等来朝贡马”等记载可知,当年贵州马主要出自黔西北广大民族地区。

当时贵州马的价格委实不菲。《明实录》记载:“马一匹给布三十四,或茶一百斤,盐如之。”按《明实录》记载的“赉白金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两,往乌撒(按即威宁、赫章一带)等处市马,得马七百五十五匹”计算,每匹马约合三十两银子。换言之,必须用三十匹布,或者三十两银子,或者一百斤茶叶,或者一百斤盐巴,才能购买一匹贵州马,这在当时可谓价格不菲。贵州不产盐,素有“斗米斤盐”之说,一匹马能换一百斤盐巴,可见养马非常划算。

由于对贵州马的需求量很大,养马经济收入颇丰,大大刺激了山民踊跃养马。因此,贵州岩画多见山民牧马的壮观场面。

贵州岩画备受关注。有几个研究岩画的大学教师,为了确定绘画的颜料成分,从关岭“马马崖岩画”上一匹骏马的背部敲下一块石片,拿回学校进行化验,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

另外,我们在长顺县龙家院调查“红洞岩画”时发现,有些马匹是今人增添的,用餐巾纸轻轻擦拭,那红色颜料就附着在纸上了。毁坏原有的岩画,或增添今人的绘画,不论出于何种目的,都对文物造成了破坏。保护好以马为主角的贵州岩画,对研究贵州历史具有重要价值,千万不可随意改变原貌。

据《贵阳文史》
作者:吴正光

